在传说中

蒋 韵

一九零一年，清光绪二十七年，慈禧太后一行从西安回銮途径我的家乡开封。他们抵达开封的日子是农历十月初二，奉召而来的庆王奕劻和他们同日到达，只不过早了几个时辰，一时间，冠盖云集我家乡的大街小巷，开封成了实际上的清廷所在地。

这一年，已经有多少大事发生过了。屈辱的“辛丑和约”已于农历七月在京城签定，李鸿章在和约签定后不久病逝。清廷的最后一根擎天柱倒下了，这消息传来时慈禧太后一行还正在前往开封的路上。秋凉十月，万木萧萧，鸿雁哀鸣，从官道上可以看见白茫茫一条黄河水，护驾的人中，不知有多少人眼望河水心生感慨，想道：气数尽了，气数尽了。

开封行宫，早已装饰一新，等待着慈禧太后和她的傀儡儿子。还要有一些事情发生呢，就在这开封行宫里，慈禧太后还要做一件事，她将废去太子溥儁“大阿哥”的名号，将他逐出宫门。她一步步向洋人妥协着，退让着，眼看着一个个人头落地，白花花的银子流往外邦。

当然，小铜意不知道这些国家大事。这一年，一九零一年，农历辛丑年，小铜意虚岁七岁。他只偶然听人说起过“两宫两宫”的，他还以为人们说的是蟋蟀，后来才知道说的是太后和皇上，可他挺纳闷，心想，明明是一男一女，怎么非要说是“两公”呢？

“两宫”于农历十一月初四起驾回銮，自有一番热闹。通往黄河柳园口的跸道上，新铺了黄沙，那都是用水洗过的均匀洁净的沙粒，金灿灿的，在秋阳的照耀下晃着人和马的眼睛。车轮轧在上面，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沙作响，声音细碎干净。护驾的官兵，夹道跪送，只见一地的红缨帽，就像一地的落红。新打造的龙船，停泊在古渡口，岸边，早已设下香案，光绪皇帝焚香奠酒，致祭河神，这个倒霉的皇帝，面色苍白，眼神看上去像诗人一样落魄忧伤。

我家乡的黄河，起了恻隐之心，她想，这个可怜的孩子啊！这个没有亲娘的孩子啊！她用风平浪静抚慰了他，汩汩的水声是她一声接一声的叹息。他望着河面上美不胜收的粼粼金波，望着天地间和平温柔的美景，装作晃眼的样子垂下了头。他承受不了这巨大的仁厚的柔情，他想，我何德何能啊，他还想，日子是多么糟糕啊！他这么想着眼泪就夺眶而出，一滴一滴打在了他四处开绽破旧的鞋面上。

一、大头和尚刘翠妞

小铜意家住在庙门街，街的尽头，连接着一条横街，两条街形成一个工工整整的“丁”字，丁字交叉处，就是我家乡著名的城隍庙。那横街的名字，不用说，自然就叫做城隍庙街。

城隍庙自然供着城隍，我家乡的城隍是谁？不知道，只知道，这城隍身边有一对泥塑的童男女，六七岁模样，男的叫大头和尚，女的呢，叫刘翠妞。

大头和尚模样很喜人，光头大脑袋、大眼睛，两个大腮帮子，鲜艳得像红苹果，咬一口芳香四溢似的，一身灰裤褂、黑芒鞋，脖子上挂一串楠木珠。刘翠妞红袄绿裤，垂双环，带根银锁链，也是一张香喷喷笑嘻嘻的苹果脸，额上还点一个梅花痣。这一对小儿女，正是贪玩的年纪，却日日夜夜陪伴着一个黑胡子城隍爷，别人不说，小铜意儿心里就直惋惜，小铜意儿心想，大头和尚虽说总有好吃的，可成天只有一个刘翠妞作伴，多不热闹啊！和一个胖妞玩，能玩出什么名堂？

城隍庙香火旺盛，初一、十五，总有人来进香。平日里，庙门前小广场上，也是热闹的。特别是晚上，这里就是我家乡的夜市。无数小吃摊云集在这里，卖酱羊肉、卖芝麻酱火烧、卖炸油馍头胡辣汤、卖花生糕糖梨水、煮荸荠菱角，还有四时的鲜果，等等，生的熟的，凉的热的，应有尽有。那香味啊，细水长流，氤氤氲氲，连成了片，夜色都被它浸透了，变得殷实。再没什么能比这人间烟火气能让一个城市满足了，也再没什么能比这殷实的夜晚，能让我家乡的父老乡亲感到踏实和心安了。

这里自然还是小铜意儿们的乐园，庙门街和城隍庙街上住家的孩子们，大多是小门小户人家的孩子，他们理直气壮地把这小广场当做了自家的后院。除了数九寒天，除了刮风下雨的日子，天天都有孩子来这里玩耍，他们捉迷藏，扮官兵捉强盗，也有时在月光下抽陀螺斗蟋蟀。我家乡的孩子，把陀螺叫做“得楼”，他们人人都能把“得楼”抽打得如同旋风一般。他们爬墙上树，上房揭瓦，夜夜都像是狂欢夜。夜深了，玩累了，每人就要掏出两枚汗津津的大铜子，买一碗胡辣汤，两根油馍头做宵夜。那胡辣汤，是我家乡特有的一种美食，浓郁的羊汤做底料，里面煮了豆腐黄豆、木耳金针，上面飘一层红辣椒绿芫荽，有着我们北方的爽快和明艳，油馍头一根根的，炸得蓬松而金黄，是孩子们百吃不厌的食物，油馍头胡辣汤下了肚，孩子们这才心满意足地回家睡觉。

当然，小铜意儿不是天天都能有两枚大铜子，可隔三岔五娘总是要给他零钱花。铜意儿的大舅，在城隍庙当差打杂，他喜欢指使铜意儿给他干这干那，扫院子啦、掸香灰啦、上树捋榆钱啦，要不就是上街买东西，买包洋取灯、打瓶米酒什么的，买东西找回的零头，自然就都落进了小铜意儿的荷包。不过，小铜意儿才不单单是为了这几枚铜子才帮大舅干活的，不是，小铜意儿是个勤快的孩子，生来就闲不住，还有就是，他特别喜欢舅舅，和舅舅亲。他也喜欢城隍庙，因为城隍庙不像别的庙宇那么阴森吓人，大头和尚刘翠妞这两个艳丽的孩子使城隍庙看上去有一种亲切的红尘气。

大舅舅还没有成亲，这让铜意儿的娘，也就是舅舅的姐姐很着急。可舅舅自己不急，小铜意儿也不急。这舅甥俩常常一唱一和，舅舅说，“娶媳妇有什么好？老不自在，哪如这样啊，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是不是铜意儿？”铜意儿回答说，“那是，我长大了，也不娶媳妇，烦死人了！”舅舅又说，“姑父、姨父、舅的媳妇，三不亲哪！铜意儿，你想要个‘三不亲’的妗子吗？”铜意儿连连摇头，说道，“才不要呢！”舅舅又说，“有了‘三不亲’的妗子管着，一个铜子儿也不让给铜意儿花，这中不中？”铜意儿简直有些义愤填膺了，回答说，“不中不中就是不中！”气得他娘扑上去拧他的嘴，他娘说，“你个小王八羔，你不娶媳妇？抓周的时候是谁一把抓了胭脂盒？”他娘揭了铜意儿的短，还是四处张罗给舅舅说亲，还逼着舅舅打扮好了去相亲。舅舅让人家相了几回，可从没被人相中过。舅舅倒没什么，他姐姐气得直掉眼泪，一边抹泪一边骂，“都瞎了眼了！都他娘瞎眼了！”

舅舅嘿嘿笑了，说，“姐呀，人家正是没瞎眼，才看不上我这瘸子啊！”

大舅生来就身有残疾，一条腿比另一条短一大截，走路像刮大风，摆得厉害，身量也长不高，二十六七的人看上去还是个孩子的身量。可除此之外，舅舅真是没一点不好啊。舅舅长得不丑，国字脸，浓眉大眼，还有一口女人样的珍珠米白牙。舅舅手也很巧，世上没他不会干的活计，他会编蝈蝈笼，会扎上百样彩灯，还会画龙头，年年正月十五，城隍庙前闹红火、舞龙灯，那龙头都是由大舅舅来画。他描画的龙头，活灵活现，又威猛又精神，老辈人就说，“虽说比不上杨三两，可也算是‘天下第二龙’了。”杨三两是个什么人？铜意儿不知道，想来是个古话。可铜意儿满心地不服气，他想，这世上，还能有比舅舅画龙画得更像的人？除非他画出条活龙来！舅舅不光善画，还会拉胡琴唱曲儿，铜意儿常常招来一大帮孩子听舅舅唱，还点名要听那个《小大姐吃杏》：

“有一个小大姐她才十六，

她不搽那个官粉是自来的就，
漂白那个布衫银锁链，贴身还带了一个红兜兜……”

舅舅每次唱到这儿，小铜意儿不知怎么一下子就想起了刘翠妞，刘翠妞成天穿红戴绿的，可不就是个臭美的小大姐吗？

“小大姐扭扭捏捏朝前走，
她看见那个杏树结得也怪稠，
小大姐心眼里想吃杏，
她东瞅瞅西望望没有砖头……”

小铜意儿忙跟着舅舅清脆地和一声，“没有砖头！”心里很快活，他知道下面将要发生什么，心想，哈，刘翠妞，你就要倒霉了！

“小大姐坐下就把那个绣鞋来抽，
她照着那个杏树猛一‘揉’(平声)，
（白）哎呀，不好了！（唱）树梢上卧了一个凶斑鸠，
也是那大姐的手头巧，坤鞋带挂住了斑鸠的头，
你看吧！那斑鸠，顶着个绣鞋满天的悠，
小大姐，赤巴个脚丫撵斑鸠，
斑鸠斑鸠你回来，
回来快把俺那绣鞋丢，
若不然，婆婆家知道定要把俺奴家休……”

听到这儿，孩子们哈哈大笑，高兴得不得了，齐声应和，“把俺奴家休！”舅舅就说，“将来娶媳妇，可别娶回个馋嘴的小大姐！”铜意儿一撇嘴，回答说，“谁娶媳妇？烦死人了！”

铜意儿心里满是对女孩儿的鄙夷，再看见刘翠妞，就摇头对她说，“嗨，你呀，刘翠妞，你不会打‘得楼’，不会斗蛐蛐，就会吃杏，真没个意思。”刘翠妞歪着个好看的大脑袋，不理他。他四下看看，见没有人，就用手掌蘸了把香灰，悄悄抹到了刘翠妞的红脸蛋上。

舅舅一个人住在城隍庙后院一间小偏厦里，冬天，下雪的日子，拢一只铜火盆，火盆里埋几只白薯，舅甥俩围着炉火，等那白薯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火盆里吱吱叫着冒出温暖的香气。不是上香的日子，庙里没有一个香客，也没有一个杂人，雪沙沙地落着，落雪的声音静谧而湿润。舅舅用火剪拨开炭火，夹出烤熟的白薯，掰开来，金红的瓤，袅袅白汽，像雾中的大花，是这暗沉沉小屋里的一点艳情。舅舅催铜意儿，趁热吃，铜意儿嗅着那浓郁的甜香，心里想，这大雪天，没人来上供献，大头和尚刘翠妞，他俩吃什么呢？

小铜意儿坐不住了，他用棉袍襟兜起两只烤白薯，跑出了房门，雪地白亮亮地晃了他的眼，他穿了棉窝的脚在白茫茫的雪地上踩出一溜脚印。舅舅望着那一溜脚印想起一副对联：“虎行雪地梅花五，鹤立霜田竹叶三”，心里忽然觉得有些惆怅和空落。他低头望一眼手里红芯的白薯，觉得那红妖娆得着实刺目。

有了雪光的映衬，庙堂里要比平日亮一些，可小铜意跑进来还是觉得眼前一暗，和舅舅的小屋比起来，这里又阴又冷，小铜意脱口说，“好冷！”可大头和尚刘翠妞却还是一如既往穿着夏天的衣裳，也没有人给他们拢盆火。他看看衣襟里的红薯，一只大，一只分明要小一些，这倒叫他犯了难，给谁吃小的呢？想了想，他很不好意思地把大白薯给了——刘翠妞，小的给了大头和尚。他怕大头和尚见怪，红着脸嘟哝了一句，“俺不是抹了刘翠妞一脸灰嘛！”

这个雪天过去不久，有一件大事发生了，舅舅的娘，小铜意儿的姥姥，给大舅舅买回一个童养媳！这童养媳，十二三岁，又瘦又黄，辫子像老鼠尾巴一样细，上面爬满白花花的虮子，是个要饭的小闺女，家里遭了蝗灾，秋粮颗粒无收，无奈何，跟着爹娘兄弟沿黄河一路讨饭来到我富庶的家乡，他们讨饭讨到小铜意儿家门上，铜意娘先起了意，她看这闺女，不缺胳膊不缺腿，人长得还不算丑，又看那家人很老实，心想，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哪！

铜意娘和铜意姥姥，三下五除二，做成了这件大事。请来对门饭铺掌柜做中人，立下字据，钱货两讫，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十两雪花银，买回一个童养媳。我家乡方言，把童养媳说成是“团圆媳”，铜意娘和他姥姥，虽说花了钱，心里却一片光明，她们看到了

那美景，先“团圆”着，要不了三五年，就可以圆房生孩子了呀！

“团圆媳”一进门，就让她婆婆按住用剃刀剃了个大光头，是怕她头上的虮子过给别人。“团圆媳”满心不乐意，满心的难过和伤心，口不能言，只有低头流泪，那样子，不像是嫁给人家做媳妇，倒像是剃度出家一般。剃成光头的“团圆媳”，人更瑟缩得低了半截，不敢往人前站。那一天，舅舅被叫回了家，进了门，看见一个后背慌慌张张一闪，闪进了厨房门，舅舅啥也没看见，只看见一个青萝卜样的光头。舅舅一愣怔，心想，咋弄回一个秃小子来？

他姐姐噗哧笑了，说，“傻兄弟，看见了吧，那就是你媳妇啊。”姐姐这句话，说得十分动情和温柔。

他想问，是不是生了秃疮？又问不出口，姐姐看出了他的心思，啪地一拍巴掌，说，“放心吧，吃几顿饱饭，要不了一年半载，就是一头好头发。”

他红了脸。

一家人，唯有小铜意儿不满意，他问着舅舅，“大舅，你说话不算话，你还是给我娶回‘三不亲’来了。”舅舅回答，“谁说的？这不是还没成亲嘛！”

“可都已经‘团圆’了呀！”

“铜意儿呀，”舅舅和解地、讨好地摸摸外甥的头，“你看，这不都是你姥姥和你娘逼的嘛？再说，人都是要成亲的呀！”

“大头和尚也成亲？”

“那倒不，他是和尚嘛。”

“刘翠妞也成亲？”

“她是金童玉女，神仙呀。”

舅舅眼睛里闪烁着喜气，藏也藏不住，这使他一张脸看上去流光溢彩，他嘴里哼着小曲儿，摇摆着身子出出入入，铜意儿第一次发现他走路的样子是那么不顺眼那么难看。铜意儿想，一个光头小媳妇，一点也没看头，丑死了，高兴个什么劲？这么想着，他竟然有点为舅舅难过起来。

立春了，雪消了，灯节过去了，二月二也过去了，城隍庙门前又渐渐变得热闹。小吃摊一个一个地，雨后蘑菇一样生长出来，城隍庙又成了一个被食物的香气笼罩的城隍庙。孩子们都长大了一岁，陀螺抽得更完美了，上房爬树的本领也更高了，特别是过年得到的“压岁钱”，将每个人的荷包都撑得鼓鼓的，更是让人高兴和满足。又有新伙伴加入到了游戏的队伍中，眼看着铜意儿们的队伍在日渐壮大，这让广场上的小摊主们，又高兴，又发愁。高兴的是又添了生意做，发愁的是，这群孩子疯跑野马，少不了要惹些事端，不是撞翻了谁的煤油灯，就是踢倒了谁家的长条凳，要不就是碰掉了人家手里的碗。惹了祸，摊主们少不得大声叱骂一顿，却也并不真的生气，他们还是喜欢孩子们带来的这旺盛的人气和热闹的景象。

有一天，不知道那天是个农历初几，没月亮，也没星星，广场上比平时显黑，孩子们商量着要玩官兵捉强盗，正叽叽喳喳吵嚷着闹分家，忽听一个声音说，

“带俺们不带？”

孩子们一回头，看见一个小男孩儿，身边跟着个小闺女，站在黑地里，影影绰绰的，看不清眉眼，听声音很耳生。孩子们就说，

“带你，不带妞，带妞跑不快。”

“谁说俺跑不快？”没想到男孩儿还没说话，那个女孩儿倒抢在前头开了腔，“俺又没缠脚，不信咱比比？”

女孩儿的声音，脆如银铃，落地有声，溅起许多的银星星，像萤火虫一样漫天狂飞，傻小子们都愣住了，半晌，为首的一个叫德保的男孩儿说，

“中，带你就带你，不过你们只能当强盗，强盗才带强盗婆。”

“当强盗就当强盗！”女孩儿回答得很干脆，“还有谁当强盗啊？”

大家扭捏着，不吭声，其实，谁心里不想跟这么一个强盗婆落草呢？正扭捏着，只听女孩儿又开口了，“哎，小铜意儿，你愿意不愿意当强盗？”

“当就当！”小铜意儿很快活，马上站到了“强盗婆”身旁，忽

然觉得奇怪了，心想，咦？她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我又不认识她？

德保见“强盗婆”挑中了小铜意儿，心里有些妒忌了，马上嚷嚷说，“不中，铜意儿哪能当强盗？他是个胆小鬼！看见出红差，就吓得尿裤子，哪能当强盗？”

“谁尿裤子了？谁尿裤子了？”铜意儿见被人揭了短，急得叫起来；“我敢吃长虫，你敢吃？”

吃长虫的事，倒是真的，有一回，铜意儿和他爹去拜客，那家人是南蛮子，留他们吃饭，桌上有碗肉，很香，铜意儿吃完了才知道，那是蛇肉，吓得他回家的路上就吐了。

“好了好了！”女孩儿当机立断，“就让小铜意儿当强盗，你看，他连长虫都敢吃嘛！”

其实，当强盗也没什么大不了，就是隐蔽起来，不让官军找到，然后乘其不备“拔旗破营”。这一晚，“官军”屡屡失利，强盗回回得手，最后德保生了气，亲自坐阵守营。官军的营，设在西北角一棵老槐树下，德保背靠槐树，一动不动，就像生了根，就像老树下又长出一棵挺拔的小树。稍远处，就是热闹的夜市，各种叫卖声随风而来，各种香气随风而来，更衬出了这槐树下的清冷。谁家墙角下，蛐蛐叫着，听叫声就知道那一定是头身手矫健的好蛐蛐，打遍天下无敌手。这世上，有多少诱惑在引诱着这孩子，可他岿然不动。

几个小强盗躲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对了，他们根本没有跑远，就躲在官军的眼皮子底下，这就是“灯下黑”的道理呀。他们等着时机偷袭，可这德保到底不是别人，他长了三只眼，六只耳朵呢，他爹是开油坊的，人送外号叫“滑刘”，少说也有一百个心眼儿，德保比他爹，自然也差不到哪儿去。小铜意儿气馁了，就等着束手就擒了，若是个真强盗，碰到这对头，只能等着戴枷站木笼了！就在这时候，小强盗婆忽然心生一计，她弯腰拾了个小石子朝远处用力一丢，趁着骨碌碌的响动，悄悄隐身过去。德保大叫一声，“谁？”一边飞身朝那黑影扑去。说时迟，那时快，强盗婆叫德保拿下了，可他身后的“大营”，也叫小铜意儿们乘虚偷袭成功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别提德保多沮丧了，他想，哪里跑来这么一个鬼精灵呀！官军个个垂头丧气，而强盗们则喜笑颜开。正得意呢，那新来的男孩儿说话了，他说，“咱破了德保的营，可德保也拿了咱的人，是不是？不输不赢，扯平了！”

小强盗婆想想，大度地说，“行，扯平就扯平！”

这一来，可说是皆大欢喜。德保争回了面子，也高兴了，一高兴，就觉出了肚饿，大家呼啸着冲向小食摊。天晚了，小食摊上已没有了多少食客，孩子们挤挤挨挨各自抢占了桌凳。小铜意儿在一盏油灯前坐下，灯苗一闪一闪，在他脸上温柔地跳舞，他从怀里掏出大铜板，朝盛铜钱的小笸箩里“当”地一扔，说，“一碗胡辣汤！”一回头，看见那兄妹俩在远处黑影里站着，忙招呼说，

“来喝胡辣汤呀！这家的胡辣汤最香啦！”

兄妹俩朝前走，忽然刮过一阵风，灯苗忽悠忽悠闪几闪，灭了。所有的灯苗，忽悠忽悠闪几闪，全灭了。小广场顿时黑下来，可是黑得真美，只见炉火的红光，像黑夜的心事，这里那里，温存地、情意绵绵地舔着硕大的锅底。刹那间，人们似乎被这黑、被这神秘而新鲜的黑夜震慑住了，谁也想不起点灯。兄妹俩摸黑过来挨着小铜意儿坐下，大家亲密地挤在一起，哥哥掏出两枚铜板来，朝盛铜钱的小笸箩筐里一扔，只听“当、当”两响，小强盗婆立刻快活地高声喊，

“两碗胡辣汤！”

“耶！好亮的嗓！”老板一边盛汤一边喝彩。

第二天早晨，这老板打着哈欠坐在窗前算账，发现一件怪事，只见那盛铜钱的小笸箩筐里，有两个——纸钱，就是人们烧奠用的那种，白麻纸，轻飘飘的，杂在一堆铜板里，半藏半露，似乎很为自己的没有重量而羞涩。他“咦”了一声，心想，怪事呀！哪里跑来的纸钱？他想这准是哪个孩子的恶作剧，他骂了一声，“小王八犊子！”一边把那两个纸钱拈出来，扔了。

从那天晚上之后，这兄妹二人，就常常来找孩子们玩耍了。他

们和小铜意做了朋友，和德保也不错，他们一块儿打“得楼”，滚铁环，当然最喜欢玩的还是官兵捉强盗，或者藏老闷儿。差不多总是德保提议，说，“咱玩藏老闷儿吧？”要不就是，“咱玩捉强盗吧。”德保其实是暗暗憋着劲要和这“小强盗婆”斗法。不过，十次有九次是德保败下阵来。这个鬼精灵吧，她藏身的地方，十个德保也找她不着，好像她会遁地术。她还是个千里眼顺风耳，谁的藏身之处，也瞒她不过。她还天生会使计谋，三十六计她样样通似的。相比之下，她哥倒像个没嘴的葫芦，实心眼，就爱咧着嘴嘿嘿地憨笑。他们和小铜意儿一样，玩起来就没个够，不记得钟点和时辰，他们也嘴馋，喜欢各种零食，特别是香喷喷的胡辣汤和油馍头，没有一回不是拿它们做宵夜。只不过，有些奇怪的是，这兄妹二人，从没有在白天出现过，他们似乎专挑没有月色的夜晚出来玩耍，黑着来黑着去。

且说那卖胡辣汤的老板，姓苏，叫苏丑小。这苏丑小另一个早晨起来算账，怪事情，钱笸箩里又出现了两枚白纸钱！从此，隔三岔五，这白纸钱就像记熟了路的野物，开始频频光顾。苏丑小想，“菩萨呀，这是咋回事？”他猜想会不会是得罪了什么人？冲撞了什么人？可他又会得罪谁呢？他守着一份小买卖，见人不笑不说话，也从没有克扣过谁。谁不知道苏丑小的胡辣汤，货真价实，羊肉都是鲜羊肉，城隍庙街头一份儿？再看那白纸钱，虽说是个冥物，倒没有戾气，相反倒挺家常，还有着一种温润的、羞涩的表情，就像是被谁家的母鸡悄悄下到这筐里的鸡蛋。可不管怎么说，纸钱到底不是寻常物，它还是让这老实的买卖人感到不安。

这一天，傍晚，太阳落山了，晚霞把天边烧成一片血海。苏丑小刚刚支好摊子，生意还没有开张，难得有这样清静的一刻。他袖着手仰头看那晚霞，他心想，天咋流这么多血？天又不是女人，月月来潮？这天地间的事，有多少是人不明白的呀！他想起了钱笸箩里的纸钱，不由得叹了口气。这时，只听旁边有人叫了他一声，是卖炸油馍头的吴老三。

“苏大哥，”吴老三撩起油腻腻的围裙擦着手，“我跟你说件怪事。”

“啥怪事？”苏丑小心一动。

“这些日子，我这钱笸箩里，不知咋的，老有两张纸钱，你说这事怪不怪？”

“你也收了纸钱？”苏丑小惊讶地问。

“是呀。开头我还当是哪个小王八羔子闹着玩，没当个事，可后来就觉着不像了，咋，苏大哥，莫非你也收了纸钱了？”

“可不是嘛！”苏丑小一拍手，“我这心里，正为这事不自在呢！”

“咋？你们也都收了纸钱了？”另一边，也是卖胡辣汤的李老板大呼小叫搭了腔，“哎呀，我还以为就我一个人碰上鬼了呢！”

这一喊，左近的人就都听见了，卖煮糖梨的、卖火烧的、卖花生糕的、卖冰糖葫芦的，人人都开了口，原来，这一段日子，差不多人人都收到过纸钱，有的只收到过一半回，有的三五回，收的最多的，还是苏丑小、吴老三、李老板这些卖胡辣汤炸油馍头的。

可是，谁也想不出，这纸钱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想呀想，脑瓜子想疼了，也想不出什么可疑之处。流逝而去的每一个夜晚，似乎都是和平的、坦荡的、安详的、善意的，回响着孩子们的欢叫和美食撩人的香味儿。这样的夜晚能有什么凶险、阴谋和不测呢？最后还是苏丑小对大伙儿说，

“都别瞎猜了，以后，咱多留点神就是了。”他接着回头对李老板开了句玩笑，说，“兴许是你的胡辣汤太香了，把鬼都给引出来了。”

“耶！再香还能香过你的去？要真是有鬼，也是你这远近闻名的苏家胡辣汤给引来的，没错，就是你！你引来的怕还是个女鬼！”李老板反唇相讥。

大伙儿都笑了。苏丑小觉得心里轻松不少，原来不是他一个人遇到了什么麻烦事，不是谁和他过不去。身后的炉灶上，羊汤在大锅里咕嘟咕嘟打着滚，那香气引得苏丑小自己都流下了口水。他想，

兴许真是有个嘴馋的鬼来喝羊肉汤了，那又怎么样？要说苏家胡辣汤，真是配方独特，用料讲究，每根羊骨头都要砸出骨髓来呢。想来那鬼不是个恶鬼，公平买卖，又不欠人一文钱。

天气越来越暖，桃杏花早开过去了，丁香花也开过去了，忽然间，又到了槐花盛开的节令，今年的槐花似乎格外繁茂，大街小巷，每一棵槐树，都绽放出密匝匝洁白如雪的花朵，千串万串，千穗万穗，是这六朝古都的艳遇。槐花温暖的甜香，随风出城，香气就笼罩了柳园渡，河水携带着槐花香，东流入海。我家乡的夏天来临了，孩子们脱下了夹衣，换上了夏布的裤褂，卖蒲扇的挑着挑子出来了，卖绢扇纱扇团扇的店铺，也备齐了新货。流萤出现在夜晚的天空，城外片片藕塘里，蛙鸣开始闹人。要不了多久，满塘的莲花也要开了。我家乡的夏天，姹紫嫣红，真是妖娆啊！可是，就在这笼天盖地的花香中，小铜意儿总是能闻出一种奇怪的味道，那是“小强盗婆”身上的气味，不是槐花香，不是莲花香，也不是脂粉香，是什么香？不知道，却丝丝缕缕，若有若无，像烟岚又像活物。假如他们玩藏老闷儿，轮到小铜意逮人，他总是能凭着鼻子嗅出那小强盗婆的藏身之处，他闻香而去，一逮一个准儿。小铜意心想，德保可真笨哪，他难道闻不见她身上那好闻的香味吗？他没有鼻子吗？他忽然想起娘说的“抓周”的事，脸不由地红了，心想，是不是自己的鼻子对世上的香味特别贪呢？

天暖了，孩子们在户外逗留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瓜果都下来了，城隍庙前新添了许多卖瓜果的摊子，卖麦黄杏的、大白桃的、还有紫李子红海棠的，夕阳下它们流金溢彩，看着就叫人心生爱意。不过蚊子也变得猖獗，乘凉的人们就在院子里或者当街点起艾蒿熏蚊子，这使夜晚的气味变得更加丰富和耐人寻味。孩子们都被蚊子咬出一身红疙瘩，小铜意儿这时就很羡慕小强盗婆，他想，大概她不用点艾蒿，身上的香气就能把蚊子熏跑吧？不是说有一种香草可以驱毒虫吗？也许她就是一棵香草。

这一天是个大阴天，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天黑得很沉，孩子

们吃罢晚饭照例又聚在了广场上。那小兄妹俩也来了，一连好几天，不知为什么大家没见他俩的面，这时见了很高兴。德保问小强盗婆，“哎，是不是你娘嫌你太疯，给你缠脚了？”“想得美！”小强盗婆一梗脖子回答，“想把俺的脚缠成粽子，你好抓我关木笼啊！”大家都笑了。

这一天，他们玩“老鹰捉小鸡”，兄妹俩憋了这些天没出门，玩得忘了情。起风了， 乌云悄悄散去了，他们不知道，星星悄悄露出来了，他们也不知道，忽然间，一下子，出了大月亮，农历十五的月亮，柔情四溢，把它的清辉洒向大地，做游戏的孩子们，纤毫毕露地浮现在光明的月色中。那一会儿，刚巧轮到小铜意儿当老雕，他站在一排孩子的正对面，他第一个看到了那奇迹，只见他一下子住了脚步，慢慢慢慢睁大了眼睛，甚至，张大了嘴，他想，我是不是在做梦？他使劲揉了揉眼，又看，这下，他看清了，只听他高兴地大叫一声。

“大头和尚刘翠妞!”

孩子们愣住了，月光下，大家互相打量，不明白小铜意儿在说什么，长长的一排队伍乱了阵脚。但是月光真是太清澈了，它存心要露出黑夜掩藏的秘密，只听又一个孩子惊叫起来，“哎呀，大头和尚刘翠妞！”那孩子兴奋地用手指着对面孩子的脸，这一下，所有的人，都看到了月光下那奇迹：那张开“翅膀”扮母鸡的孩子，光头大脑袋，忽闪闪的大眼睛，灰裤褂，黑芒鞋，不是大头和尚是谁？再看他身后，红袄绿裤一个妞儿，垂双环，带银锁链，香喷喷的苹果脸，额上点一个梅花痣，不是刘翠妞又是谁？

“哎呀呀！大头和尚刘翠妞！”孩子们一片惊呼。

大头和尚垂着手，嘿嘿嘿憨笑，觉得怪不好意思。刘翠妞则是银铃似的笑，落地有声，清亮地像是洒了一地银屑。孩子们围上来，不知说什么好，也只是笑。刘翠妞给笑急了，一跺脚，露出了小强盗婆的本来面目：

“嗨，我说小铜意儿！你们还玩不玩？不玩我可要回家啦！”

“玩玩玩!”大家一迭声地喊。

这一晚啊，孩子们简直玩疯了，直玩到夜深才散伙。好在天气热，大人们在屋里睡不着，就在当院支了竹凉床，躺在床上乘凉看星星，有人家甚至把竹凉床支到了胡同里，也就不急着催孩子回家睡觉。孩子们玩完老鹰捉小鸡，不过瘾，又玩起官兵捉强盗。小铜意儿拉着刘翠妞，甩开众人，跑啊跑，七拐八绕，远远跑到了一片空场上，那里有口甜水井，有棵老榆树，还有不知谁开出的菜园子。两人趴在瓜架下，脸挨着脸，四周一片清香，是黄瓜花、丝瓜花、还有豆角花的香气。月光洒下来，如银似水，丝瓜叶子的黑影在他们脸上跳舞。刘翠妞叹息一声，忽然说，“月亮可真好看哪！”

小铜意儿忙扭脸看她。

“天真好看哪!”她又叹息一声。

她神往地看天、看月亮，还有星星。天让她感动。她很少看到有月亮和星星的夜空，她看到的永远只是城隍庙黑黑的屋顶，真憋屈啊。天原来是这样一个无边的大奇迹，星星像最亮的泪滴，她都看哭了。她快乐地哭着，哭得小铜意儿也有点鼻酸起来，一个天有什么好哭的？小铜意儿心酸地想，可是她连天都没见过。

蛐蛐在菜地里叫，金铃子在草丛里叫，纺织娘在树叶里叫，还有许多的虫子，都在叫。可是他心里很静。他安静地和这小姑娘一起，领略着人间美景。这世上，还有多少东西是她没见过的呀，他真想让她看见一切，知道一切，他忽然对她说，

“我大舅娶‘团圆媳’了。”

“啥叫团圆媳？”

“就是‘三不亲’，妗子，”小铜意儿耐心地解释，“我大舅说他不想娶亲，其实是假的，那个小团圆媳丑死了，剃个大光头，像个小尼姑，可我大舅呢，还怪美的呢。”小铜意儿不以为然地撇撇嘴，“我说刘翠妞，你可别给人家当团圆媳啊。”

“我才不会呢！我才不给人家当妗子呢，还得剃光头！”刘翠妞回答得很干脆。

小铜意儿放心了。为什么放心，他也不知道。他嘿嘿嘿地笑起来。他和她挨得这么近，她身上的香味，融入四周的花香中，像温暖的水一样，一浪一浪涌着他。他的鼻子真是贪恋世上的香气啊。他想告诉她“抓周”抓了香粉盒的事，却没说出口。他忽然想起往事，想起有一回他竟把香灰抹到了她脸上，觉得怪不好意思。

“哎，我抹过你一脸灰，你记恨我不？”他悄悄地问。

“可俺也吃过你的烤白薯呀！”她细声细气回答。

一语未了，只听有人大喝一声，“拿下！”原来是德保带着他的“兵勇”包围了他们。这是德保第一次当众拿住小强盗婆，别提心里有多得意。真是皆大欢喜的一晚啊。夜露下来了，孩子们玩累了，口渴了，大家商量着去瓜摊上买西瓜吃。可这一来，大头和尚刘翠妞犯了愁，这么好的月亮地，叫他们没处躲也没处藏。大头和尚只好说，“算了吧，你们吃吧，俺们走了。”可孩子们怎么能就这样让他们扫兴而去？还是德保想了个主意，说，“这有啥难的？”他让大家簇拥着兄妹俩来到瓜摊前，围成一个圈，脸朝里，把他俩像包心菜似地包在中间，又像一朵花，他俩做了花蕊。孩子们快乐地包住了一个大秘密，大家脸对脸吃西瓜，你冲我挤一下眼，我冲你挤一下眼，快活无比。

大头和尚悄声说，“今天的瓜，俺请客。”

那其实是最后的欢聚，最后的晚宴，可孩子们谁也不知道。他们高高兴兴回到家，嘴快的孩子们进门就嚷嚷，“娘，娘，你猜今天谁跟俺们玩来着？大头和尚刘翠妞！”

当娘的困得睁不开眼，随口瞎应着，没当它一回事。可是第二天，醒来后一琢磨，有点儿不对劲，失急慌忙地推醒孩子盘问，“德保，德保，你说昨个晚上谁跟你们玩来？”

“大头和尚刘翠妞嘛！”孩子脱口就答。

这一天，大头和尚刘翠妞的名字，在我家乡晴朗无云的天空下，像稠密的树叶一样哗啦啦不停地翻卷，闪着银白的光芒。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大家都知道了昨晚发生的事。城隍庙前那些小摊

小贩们，绘声绘色向街坊四邻诉说着这几个月来他们钱筐箩里是怎样收到了纸钱，如今可知道这纸钱的来历了，原来是那一对小泥胎在作怪！德保他爹，人称“滑刘”的油坊老板，忧心忡忡打量着他的独养儿子，觉得他脸上弥漫着妖气。说来也巧，那晚大概德保西瓜吃多了，闹肚子，有些腹泻、发烧，他爹想，了不得了！慌慌张张和街坊们商量着怎样禳灯送祟。道士们也惊动了，地方上也惊动了，大家出钱，备下了朱砂、灯油、石灰、香烛、酒和黄表纸，可这大头和尚刘翠妞，到底不是狐仙蛇精，不是游魂野鬼，碍着城隍爷的脸，平常驱妖除邪的道法，不好施到他们身上，人们左商量右商量，左不行右也不是，最后，还是道长说，“听天命吧。”于是他在庙外焚香作法，手持七星剑，折腾了一通，最后用剑尖在地上龙飞凤舞写下四个字“出城上路。”

就这样，大头和尚刘翠妞，出城去了。他们俩被一辆大车连夜送出了城外。道长带了“滑刘”几个人，坐在后面的车上，押送着他们。大头和尚身穿灰裤褂、黑芒鞋，身旁站着永远笑嘻嘻的刘翠妞。他们被人用手巾蒙住了眼，为的是不让他们记住回家的路。他们蒙着眼，脸上还是一脸的笑。大车晃晃悠悠出了城，也不知出的是东门还是西门，他们蒙着眼，眼前一片漆黑。其实，就是不蒙眼，那也是一个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天。耳边是黄河的涛声，哗哗地拍着岸，他们心里害怕，可脸上还在笑。大车走啊走，走了整一夜，天明来到了一个沙岗子下。人们像卸货一样卸下了他们，把他们扔在沙地上。想想不放心，几个人，七手八脚，在沙地上刨出一个坑，用黄沙把他们活活掩埋了。

那一晚，我家乡的孩子，跟在大车的后面，为朋友送行。他们小小年纪，从没有离别的经验，这是第一次。他们手拉着手，相互从对方身上获得安慰和勇气。他们跟着大车，在城里兜圈子，车还没出城他们就先迷了路。大人们喝斥着他们，赶他们回家，他们只能远远地跟在后面。大车这是要到哪里去呢？他们伤心地想。大车骨碌碌出了城门，也不知那是南门还是北门。车一出城就快马加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